

在中國第五代導演的序列中，陳凱歌的名字歷久彌新。他的創作，從上世紀八十年代的《黃土地》，到九十年代以《霸王別姬》成為唯一拿下金棕櫚的華人導演，直到日前上映的反映網絡時代社會問題的最新作品《搜索》，期間所涉獵的題材、關注的面向有着極大的跨度，但其中的共同點則都是從「人」出發、以「個體」的生命經驗為關注焦點，從而折射出整個時代的現狀及困局。或許這種人文關懷正是陳凱歌身為一位創作者的珍貴之處，因為有對「人」的觀照、有關注身邊人事的見微知著，他的作品才給「人」以共鳴，令人感受到其中強大的人性力量。藉他的新作《搜索》登陸本港，我們得以再度感受到其創作思想中人性價值的光芒。

■文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賈選凝

圖片由2012香港亞洲電影節提供

陳凱歌

陳凱歌是個跟得上時代的導演，他的鏡頭裡不但有「人」，更有「人」所身處的時代環境。他將有機會角逐奧斯卡最佳外語片的新作《搜索》，不但是「人」的現代戲，而且討論的正是發生在人們日常網絡生活中的現象：人肉搜索（起底）。互聯網已發展到如此便捷的地步，「人」在其中無所遁形，動動手指就能搜索到關於一個人的大量信息，而在這樣的社會文化下，網絡又是否賦予了人們過於龐大的權力——我們以為自己無所不能，所以可以對陌生人指指點點、評頭論足，看不過眼時更可以謾罵討伐、令對方受到「網絡」的懲罰？

陳凱歌給出的答案顯然相反。《搜索》指出了一個殘酷的事實：「人肉搜索」的確是娛樂大眾的利器，但對於被「人肉」的「個體」來說卻構成了巨大的傷害。在這個層面上，網絡上的集體討伐行為已是一種被扭曲的「私權力」。

慈悲比愛恨更重要

生活在這個世界中，暴力無處不在。很多時候，愛與恨的情緒都可以導向暴力，而在網絡上表達意見、抒發情緒的自由，似乎令暴力變得更容易為人所警惕。當代中國的網絡環境，某種意義上也是個暴力滋生的溫床。陳凱歌在《搜索》中為人們展示的場景大家並不陌生，當一個失意或者恰巧當天心情不好的年輕女孩，在一輛巴士上拒絕給老人讓座時，社會輿論的直觀感受便指向了「這個女孩沒有素質」，進而很可能發展為她「不道德」，甚至是「有罪」的。而每一個旁觀者似乎都可以對這種「不道德的行為」指手畫腳。但當人們自以為「道德正確」地抨擊女孩時，陳凱歌卻從「個體」的立場出發，迫使人們反思——我們究竟有沒有權力這樣自以為是地去「審判」、去指責另一個生命。

陳凱歌的作品其實都蘊藏着這種濃厚的「個體」關照。或許這與他多年在美國學習和生活的經歷有關，西方重視個人價值的平



等思想，滲透在他的創作思維中，而他又將之轉化為一種帶有東方性的個人理解。他認為：「你有權在網絡上講話、發洩情緒，但你無權懲罰別人。」這或許牽涉到大多數中國人時常會混淆的一個概念：「權力」(power)和「權利」(right)。前者由一部分特定的人掌握，而後者每個生命生來便都具備。但「人肉搜索」實際上正是反映一部分人自以為掌握了網絡上的「話語權力」，以之傷害其他生命的「權利」。

陳凱歌認為這是相當惡意的行為，人與人之間已經失去了最基本的尊重。學生皆平等，那麼我們又怎能因為一個人做錯了一件事，便有資格挖出他的生活背景、社會關係等各方面的資料去羞辱他、「審判」他呢？但不少中國人恰恰認為這是很正常、毫無問題的一種行為，而這才是最可怕之處。

人們已經失去了對其他生命慈悲寬懷的心，所以才會如此自我膨脹、失去尊重之心。身為一個創作者，陳凱歌認為自己有義務觀照這種現狀，通過電影的呈現，帶給社會反思。因而《搜索》的真正主旨，是通過當下中國的網絡文化，去呈現社會中的人性。「人們以為自己有權把別人打倒。」但陳凱歌說：「這種行為極不可取。」在如今這個網絡時代中，愛與恨都可以被輕易、輕率地表達。但陳凱歌卻堅信：「學會慈悲比學會愛與恨更加重要。」因為惟有慈悲，才能照亮人性深處的善念，令人懂得己所不欲勿施於人，令人寬厚、平等地珍視他人的生命。

重視個體的生命價值

儘管過去的三十年中，中國的經濟發展有巨大的進步，但陳凱歌始終認為：「我們對於自己文化的關注卻不足。」對於歷史究竟可以帶給現實怎樣的思考和啟示，人們少有追問之心。但實際上，「我們需要知道我們

慈悲始於對個體的觀照

■著名導演陳凱歌



的歷史。」這就是為何兩年前，他嘗試以電影《趙氏孤兒》去探討「個體」價值的「犧牲」。

輿論對於《趙氏孤兒》的最大爭議便是這部作品對「英雄」的價值判斷，有違人們以往的印象。「當時有一個很大的爭議，因為這個故事來源於元雜劇，同樣的故事我用了不同的表現形式。人們批評我，說我要明明是個英雄，為甚麼你要把他變成一個壞人？」但對陳凱歌而言，問題在於，程嬰犧牲自己的孩子去救其他人的孩子。他自問：「我自己也是父親，我也有孩子，而我不覺得我可以做到。」

這仍然又回到對「個體」生命價值的尊重問題。陳凱歌認為：「如果一個人可以那麼輕易地放棄自己兒子的生命，我不會認為他是個英雄。」當然，救人性命是壯舉，但他想指出的是：「難道你不覺得自己兒子的性命和其他人的生命是平等的嗎？」《趙氏孤兒》上映後，大多數人質疑他對程嬰的角色塑造，但在他內心之中卻相信：「沒關係，如果你拍了一個電影有人喜歡，而有人覺得無法接受，那麼你才是一個成功的導演。」

或許許多人認為名聲在外如陳凱歌，導演之路想必是一帆風順的。但其實不然，他在拍電影的過程中同樣要面對許多困難，也同樣會有反省「權力」作用的時刻。當年《霸王別姬》摘獲戛納金棕櫚大獎，他在台灣，卻接到從北京打來的電話，被告知要他立刻返京。

回到北京之後陳凱歌得知他的《霸王別姬》被禁演，那還是個沒有DVD、只有錄像帶的年代，於是他將電影拷貝在一份錄像帶中去求一個大人物。「我不



能說出他的名字，但是當時，我的確相信他可以幫我。」錄像帶送出去之後他輾轉反側整夜睡不着，因為他堅信拍出這樣的電影，至少應該讓國內觀眾看到。「一個禮拜之後我收到電話，得到消息這部電影可以在中國上映，我非常興奮。」

日後，陳凱歌被公認為中國最重要的導演，但他始終認為，作為一個創作者，「你必須面對的問題，仍然來自內心。」被觀眾認可並不難，獲得各大電影節提名也不難，「儘管有時，你在內心自我警戒了那麼多次，永遠不要變得勢利、變得沾名釣譽，但遊戲規則始終就是那樣。」可怕的，很多導演很快會在這套規則中失去自己原有的才華。但陳凱歌卻承承一種信念：「你必須面對現實，首先必須面對自己。」

這麼多年來，他會重複不斷地在內心對自己說：「我仍然想做一個真正的陳凱歌，去除那種名利價值之外的陳凱歌。」

惟有這樣不停地檢視自己，他才能繼續去拍好的電影。他說：「我只是關注電影本身，享受它，沒有雜念地享受它，這一點非常重要。」這個時代太快，人們也往往太心急，從而喪失了內心的安寧，做任何一件事都在爭分奪秒。但實際上，對陳凱歌來說，真正地做好事情，「只不過需要專心地做好自己手上的事。」他認為：「我們不需要去責怪其他人，從個人力量而言，我不認為自己有能力改變整個中國的電影產業狀態。」

以身作則，尊重個體價值，以慈悲之心觀照人生而為「人」的個體獨特性，已經是一位創作者力所能及的改變。



■陳凱歌來港參與亞洲電影節活動。

獨立音樂新生代 (三)

■文：伍麗微 攝：黃偉邦

用音樂改變世界

如今的台灣，音樂環境的確與十多年前不一樣了。每年大大小小的音樂比賽多不勝數，只要有實力，要突圍而出並不難。但走出來以後，要長期立足在這個舞台上卻是一個考驗，至少你必須有一些與別人不一樣的特質。黃玠是獨立音樂歌手，2005年當兵退伍後踏入這個圈子，不到七年，他發表了兩張專輯，已經略有名氣。

他說：「我想用我的音樂，改變這個世界。」

自信是原動力

黃玠很自信，也很真實。無論是音樂還是生活，他最大的堅持就是說實話，因而他不會說有違良心的話，不會寫自己不喜歡的歌。對於音樂以外的事，他

很淡然，一切外在的因素彷彿都不會影響他。音樂路上所吃的苦，遇到的困難，他都用一句話來概括：「我不覺得辛苦，也不覺得這是犧牲。」剛退伍開始做音樂那兩年，他的收入非常少，但他從不覺得生活過不下去，因為他在做自己認為值得的事。「我覺得辛苦是你一直花時間做不值得的事情。」

以音樂作為職業，很酷，但也很危險，如果沒有堅定的意志，很快就走不下去。很多人都有音樂夢，很多人對於音樂圈有美麗的幻想，但能夠出頭的人就那麼幾個。黃玠或許不是唱得最好的，卻對於自己非常有自信。「進入音樂圈最大的困難是自信，你要很有自信，不然會做不下去，因為你不知道這個東西有沒有可能，能否維持你的生

活。」他沒想過要賺大錢，卻不允許自己連維生的能力都沒有。現在他每一兩個月就會在Livehouse演奏一次，中間會穿插一些商業演出。

獨立歌手或多或少都有一點包袱，希望自己有別於大眾歌手，保留一點小清新，不想自己的音樂過於商業。但黃玠似乎不覺得獨立音樂與商業演出有太大的衝突，「獨立製作跟大眾歌手的差別其實跟音樂無關，只是宣傳手法不一樣，我一直都覺得獨立音樂不代表小眾。」因為那也是生活，只要喜歡音樂的本質不變，那也不見得是很糟糕的事。

音樂環境開放

喜歡陳綺貞、黃小楨、張懸的他，也



■獨立歌手黃玠。

希望自己的音樂如她們一樣，既簡單又深刻。他一直創作，一直表演，心中想的也只有音樂。即使獲取很多獎項，他也不覺得有多重要，「入圍或得獎對我來說就是一個還不錯的宣傳效果。」

台灣的音樂環境確實繽紛多姿，從音

樂比賽或選秀節目走出來的大有人在，流行歌手、獨立歌手、文青歌手共冶一爐，是環境造就了他們，也是他們改變了環境，但最重要的還是觀眾的口味愈來愈多元化，接受能力愈來愈高。「其實好不好都是由聽眾來決定，因為不管歌手多會唱或硬體有多好都沒有用，要觀眾知道你在做甚麼，他們接受這件事，你才有辦法做下去。我覺得台灣目前很好，才比十年前好非常多。」以前大家會覺得龐克樂團很叛逆很有問題，但現在再也不會有人以異樣的眼光看待他們。

正因為相關單位非常支持音樂創作，民眾的心態、視野也很開放，黃玠在這小小的海島上也能披荊斬棘，一路走下去。